

盗墓笔记

【一部五十年前发现的千年古卷】
【最好看的盗墓小说】



南派三叔 著
云顶天宫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3



I247.5
3597/3.2

【一部五十年前发现的千年古卷】
【最好看的盗墓小说】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

南派三叔 著
云顶天宫

③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盗墓笔记.3 / 南派三叔著. —上海: 上海文化出版社, 2011.9

ISBN 978-7-80740-729-4

I. ①盗… II. ①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56815号

出版人

王刚

责任编辑

王珺

装帧设计

刘碧微

书名

盗墓笔记.3

出版、发行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地址: 上海市绍兴路74号

网址: www.shwenyi.com

印刷

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

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张

17.5

版次

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

国际书号

ISBN 978-7-80740-729-4/G · 564

定价

32.80元

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

T: 010-80715681

盗墓笔记

云顶天宫（下）

- | | | | | | |
|-----|------|----|------|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五圣雪山 | 2 | 第十一章 | 夹层 | 70 |
| 第二章 | 自杀行为 | 13 | 第十二章 | 藏尸阁 | 76 |
| 第三章 | 雪崩 | 20 | 第十三章 | 排道 | 81 |
| 第四章 | 昆仑胎 | 24 | 第十四章 | 进入排道 | 88 |
| 第五章 | 胎洞灵宫 | 32 | 第十五章 | 火山口（上） | 94 |
| 第六章 | 灵宫大殿 | 37 | 第十六章 | 火山口（下） | 97 |
| 第七章 | 博弈 | 46 | 第十七章 | 门殿（一） | 100 |
| 第八章 | 骚动 | 52 | 第十八章 | 门殿（二） | 104 |
| 第九章 | 墙串子 | 56 | 第十九章 | 门殿（三） | 108 |
| 第十章 | 百足龙神 | 63 | 第二十章 | 门殿（四） | 112 |

盗墓笔记 叁

- | |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|-----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一章 | 护城河 | 119 | 第三十一章 | 永无止境的死循环 | 166 |
| 第二十二章 | 殉葬渠 | 125 | 第三十二章 | 胖子的枚举法 | 171 |
| 第二十三章 | 无聊暗号 | 129 | 第三十三章 | 倒斗和量子力学 | 174 |
| 第二十四章 | 水下的排道 | 137 | 第三十四章 | 来自海底的人们 | 178 |
| 第二十五章 | 猴头烧 | 142 | 第三十五章 | 犀照 | 183 |
| 第二十六章 | 记号 | 145 | 第三十六章 | 出口 | 187 |
| 第二十七章 | 一个新的记号 | 149 | 第三十七章 | 闷油瓶第二 | 191 |
| 第二十八章 | 无法言喻的棺椁 | 154 | 第三十八章 | 蛇眉铜鱼 | 200 |
| 第二十九章 | 十年前的探险队 | 158 | 第三十九章 | 唯一的出口 | 203 |
| 第三十章 | 影子的道路 | 162 | 第四十章 | 『守护神』的巢穴 | 209 |

盗墓笔记 叁

蛇沼鬼城（上）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四十一章 | 谍中谍 | 214 |
| 第四十二章 | 千手观音 | 218 |
| 第四十三章 | 围攻 | 222 |
| 第四十四章 | 天与地的差距 | 226 |
| 第四十五章 | 无法解开的谜团 | 229 |
| 第四十六章 | 修整之后 | 233 |
| 第一章 | 三叔的醒来 | 238 |
| 第二章 | 往事不堪回首 | 242 |
| 第三章 | WHO ARE YOU? | 245 |
| 第四章 | 血尸古墓 | 249 |
| 第五章 | 怪脸 | 252 |
| 第六章 | 无法接受的真相 | 255 |
| 第七章 | 四目九天娘娘 | 263 |
| 第八章 | 西沙的前奏 | 269 |

盗墓笔记



云顶天宫（下）

第一章 • 五圣雪山

躲过了暴风雪之后，我们再次起程赶路，在一处斜坡下发现了阿宁他们的马队；同时，海底墓穴影画之中的那一座神秘雪山也赫然出现在我们视野的尽头。就在我们询问向导如何才能到达那里的时候，顺子却摇头，说我们绝对无法过去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奇怪道，心说你不是说这八百里雪山，你每一座都上得去吗？怎么这一座又不能去了？

顺子解释道：“那座山叫三圣雪山，这山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在我们这一边。雪线以上到那一边，都在朝鲜的边境里，我们过不去。”

胖子愣了一下，问道：“三圣雪山？是不是当年彭总司令抗美援朝的时候，志愿军后勤部队建设战后生命线时翻的那一座雪山？”

顺子点头道：“对，就是那山，海拔两千四百多米，翻过它，就是朝鲜的丘陵地带。”

我一听，心说坏了。

三圣山这个地方，当过兵的或者对近代中国历史感兴趣的都知道，天下最难过的三条边境线：一条是印度和巴基斯坦，一条是以色列和黎巴

嫩，还有一条就是三圣山的这条只有十四公里长的边境线了。

其实，中国和朝鲜两国历来是友好国家，熟悉的人都知道，在长白山的西坡可以非常轻松地越过边境线，并没有太多的关卡。一九九六年前后，中国长白山林区萧条的时候，有很多人经常越境挖掘一种叫做“高山红景天”的中草药赚钱。虽然朝鲜兵也抓，但是中国人跑得溜，大打游击战，加上很多来偷挖草药的都带着烟酒，给抓了也能用烟酒脱身，所以一段时间下来，西坡的这条边境线已经名存实亡了。

唯独三圣山的这一段边境线，却仍旧封锁得非常严密，原因没有人知道，据说是因为这段边境线是中国与朝鲜的老边界，雪线以上就是朝鲜国境。抗美援朝的时候为了快速运输战略物资进朝鲜，山上修了很多的临时战略通道和地下工事，两方都能通过这些通道迅速派兵，所以不严防不行。

现在我们的食物储备，不允许我们从边上海拔非常高的那几段边境线绕过去，那唯一能赶上进度的办法，就是走直线从三圣山口直接过中朝边境然后进入雪顶。

那我们的麻烦就不是什么玄之又玄的奇淫巧术和粽子，而是非常实在的81式自动步枪的子弹和少则排多则连的正规军。

其他几个人或多或少地也知道三圣山的情况，都面露愁色。我们交换了一下眼色，合计着下一步该怎么办。

潘子安慰我们道：“你们别急，边境上偷过路的路肯定有，在这里当过兵的顺子肯定知道，我们可以说服他带我们过去，到时候多给他点钱就行了。”

说着就去问顺子，没想到顺子竟然坚决地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不行，没可能。那边能上山的道路就这么几条，全部都是高岗，十米一个探照灯。从山脚下就全是军事禁区，虽然人不多，但是岗哨很密集，别说过境，你连靠近我们自己那边的哨子都不可能。我服役时接到的命令是，看到任何陌生人进入视野，马上就会朝天开一枪警告你，如果你还不退，第二枪就直接打你腿了，不带一点理由的。”

胖子问：“那咱们买点水果带上去，装成老百姓来慰问行不行？”

顺子笑道：“老板你也太会说笑话了。当然不行，一来这不是能浑水



摸鱼的地方；二来这里哪里去找水果，冰天雪地，我们提着水果到长白山的雪线以上，比空手还可疑。”

胖子“啧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那怎么办？这条破线就打死过不去了？我就不信，马其顿防线都给突破了，这条破边防线还能有马其顿防线强？你他娘的是不是嫌钱少？需要多少你就直接说。”

顺子为难地挠头：“哎呀，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要是真有办法，我还会和钱过不去？你们要想到朝鲜去，早说我就不带你们走这条道了，现在既然来到了这里，我真没有办法。”

顺子说得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，我们都有点意外。不过这一带并不富裕，过个边境也不是什么大罪，如果真有办法顺子应该不会瞒我们。

华和尚他们没什么主见，走到陈皮阿四边上，问老头子怎么看。

其实也就是继续走还是回去的问题，继续走的话，就必须像顺子说的，绕道其他的边境线，时间可能要延长一倍，而且最后几天得饿肚子爬山。不继续走就是回去休整，重新再来，也就是说这几天都白爬了，各种辛苦全部白费。

我自己倾向于继续走，不知道三叔部署了如此急迫行动的目的，阿宁他们的队伍又给了我很大的压力，脑子就希望能够早点见到三叔。当然当时有这样的想法，是完全不知道在饥饿中攀爬雪山的痛苦。

陈皮阿四叹了口气，显然也没有遇到过这么麻烦的事情。这些个长沙的老瓢把子，在自己的行里只手遮天，杀人放火什么都敢干，但是一碰到和官面上扯上联系的事情就蔫了。所以说贫不与富斗，富不与官争，他想了半天，也不说话，眉头却越皱越紧。

我有点着急，看了闷油瓶一眼，想问问他的意见，他却完全不参与我们的讨论，只是看着远处的雪山，不知道在思考什么东西，好像这一切都和他没有关系。

商量来商量去，一下子谁也拿不出个办法来。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一边的叶成叫了我们一声。

我们停止说话，往山下一看，发现阿宁的马队又开始向前面移动了。看他们出发的方向，目标毫无疑问就是那三圣山。

很多的物资已经从马上卸了下来，随意丢弃在雪地里，大概是为了减重加快行进速度，山下的雪地里看上去一片狼藉。

叶成奇怪地说：“奇怪了，这些家伙不知道前面是边境线吗？他们的向导吃什么的？要真像顺子说的，背着这么多武器过去，不是给人家练实弹射击去了吗？”

我摇头表示不可能，我知道他们公司的习惯，肯定有当地的向导，而且也许不止一个，这样专业的私人考察公司最擅长的就是调研和公关。这里的形势他们了解得绝对比我们清楚，而且肯定在来之前就定下了固定的线路，不会轻易更改。

胖子怀疑顺子的业务能力，就问他这怎么解释，是不是有别人知道的路他不知道。

顺子眯着眼睛看了看道：“这样走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他们想从前面的山口绕到其他山上，然后绕过那段边境线，在朝鲜境内再转向三圣山。风险虽然也大，但是比冲击边防线要好很多。他们的队伍比我们庞大，食物充足的话，或者与朝鲜方面打通关节的话，的确有这个实力做长途的跋涉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要不要跟上他们再说？”叶成转头问陈皮阿四。

陈皮阿四摇了摇头，也不说话，突然指了指另一面三圣山边上的一座白雪皑皑的小山头，问顺子：“那是什么山？”

顺子拿起望远镜看了看，道：“那是小圣雪山，那一座山是在我国境内的，三圣山和小圣山，加上那一边的大圣山，统称‘五圣’。”

陈皮阿四又问道：“从这里走，能不能上到这小圣山上去？”

话音一落，所有人都一愣，都不知道这老头想干什么。顺子也有点奇怪，道：“问题是没有，一天就到了，而且那里离岗哨很远，风景不错，就是路不太好走。”

陈皮阿四拍了拍裤子上的雪，站起来，对顺子道：“行，带我们去那里就行了。”

众人摸不着头脑，华和尚马上提醒道：“怎么了？老爷子，到那里去太浪费时间，咱们没食物能维持这么久——”



陈皮阿四摆了摆手，指了指一边连绵的山脉，道：“这里山势延绵，终年积雪而又三面环顾，是一条罕见的三头老龙，大风水上说这就是所谓的‘群龙坐’。这三座山都是龙头，非常适合群葬。如果这天宫是在中间的三圣山的崖峭壁上，那边上两个小龙头应该会有皇后或者近臣的陪葬陵。”

三头龙的格局非常奇特，三个头必须连通，不然三龙各飞其天，龙就没有方向，会乱成一团，葬在这里的子孙就会兄弟残杀。所以如果有陪葬陵，陵墓之下必然会有和中间天宫主陵相通的秘道。

历史上有很多三头龙的古墓，比如说一九八七年发掘的邛山战国三子连葬，就是三个有关系的古墓分列同一条山脉的三个山头，两边的两个古墓本来都有大概半米直径的甬道通向中间的主墓。可惜当时发掘的时候，这些甬道都已经坍塌了，考古队不知道这些甬道是不是真的相连，还是一个象征性的摆设。

我们顺着他的手看去，只见三座雪山山脉横亘在天地尽头，与四周的雪山毫无区别，不知道陈皮阿四的判断从何而来。

陈皮阿四说完，看了一眼闷油瓶，问道：“小哥，我说得对不对？”

闷油瓶破天荒地对别人的问话产生了反应，回头也看了一眼陈皮阿四，不过什么也没说，又转回头去继续看远处的雪山。

我们都不懂大头风水，听得云里雾里，心里感觉有点玄。不过，既然老头子这么说，闷油瓶子似乎也同意，那这一套最好还是别怀疑。

下到山下阿宁他们待过的地方时，我们看到满地废弃的行李散在雪地里，很多都给翻掠过了，里面一点食物都没留下。显然所有的装备经过了重新筛选，一些无用的，或者多余的东西都给舍弃了。

胖子甚至还找到了几把枪，但是里面子弹都给退干净带走了，只剩下空的枪身。胖子喜欢这枪，背起一把想带着走，被顺子拦住了，说如果背着枪，在这里碰到边防军你就不好说话；如果没枪，给查到他能帮我们混过去，搞得胖子直叫可惜。

过了山下阿宁他们待过的这片平坦坡道，后面就是山谷，我们看到阿宁马队的足迹朝着山谷的深处延伸了过去。

我们也在这里整顿了一下，顺子就带着我们往另一个方向的小圣山口走去。很快，我们就走进了一片白色的世界，眼里看到的，就是漫无边际的雪和难得看见的裸岩和冰锥。

长白山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可以走上去的雪山，这里比起昆仑山的冰川来说，环境要好上很多，没有那种有裂隙的巨大冰盖，不用担心脚下突然断裂。但是长白山的冰川也是典型的古冰川，山的连贯性不好，什么冰蚀地貌、白洞、巨型冰斗、深不见底的冰井，反正我雪山地貌也没学好，说不出什么道理来，只知道经常一走就是前面没路了，万丈悬崖，得从边上绕或者爬着过去，走得也是惊险万分。

一路无话，看上去几小时就到的直线距离，我们居然走了将近一天。到达小圣雪山脚下山谷的时候，已经是当天的傍晚。

我们在山谷之上五六百米的雪坡上打了雪洞扎营，吃了点热的东西。高海拔处的星空无比璀璨清晰，陈皮阿四使用指北针，配合心里的天文罗盘以及天上的星宿排列，大致定出了第二天走的路线。

这一路走得人困马乏，但是天色尚早，胖子便缠着顺子，问四周还有没有温泉。

顺子也惦记着温泉，不过他说这里海拔已经太高了，他也不常来，要找温泉有点困难。要是觉得无聊，倒是可以四处去走走找找，顺便还可以去看看古代先民冰葬的地方，就在离我们扎营地一公里多的地方。

倒斗的总是对尸体有一种特别的感情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听到有死人，我们都好奇起来。

陈皮阿四体力不行了，华和尚照顾他，其他人就跟着顺子往营地左边的山谷走去。走了不到半小时，来到一处悬崖，下面就是冰谷所在，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到。

顺子找了个地方停下来，打起一支冷烟火丢下去。

只见冰谷底部的冰层里，果然有很多蜷缩成一团的黑影子，密密麻麻，有的可以明显看出人的形状来，有些则只剩下小黑点。冰谷的四周，甚至还有一些祭祀的痕迹。

顺子说古代山里的村民都流行冰葬，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有人葬入这座



冰崖，所以现在有时候还有一些老人到这里来拜祭。这里的冰川是逐年加厚的，所以你看最里面的尸体，那些几乎看不清楚的小点，恐怕有上千年的历史了，而最外面的就是几十年的。

我粗略数了一下我能看到的黑点，发现成千上万，显然这块冰冻的墓地在几千年的岁月中不知道累积了多少的死人。像这样的冰谷，小圣山谷内应该还有，那这座雪山岂不就是一座特大号的坟山？

“这些尸体当中，会不会有当时修建灵宫时候的东夏奴隶？”胖子突然问。

“保不准有。”闷油瓶看着冰谷的深处逐渐暗淡的冷光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

尸体埋在冰中，也不可能去挖掘。我们看了一圈，索然无味，又去寻找温泉，倒是真给我们找到了一处小的。几个人在温泉中洗了脸和脚，浑身暖烘烘地回到营地，把情况一说，说得华和尚羡慕不已。

在雪山上，说来也很奇怪，人一暖就犯困，人冻得要死的时候也犯困。晚饭是挂面，吃完后困意袭来，外头又起了风，我们早早都进入睡袋休息，顺子守第一班岗。我们人多，不需要一天把人轮换完，今天轮岗的就是顺子、郎风和潘子三个人。

我很疲倦，很快就睡着了。满以为能睡一个甜觉，没想到没睡上一小时，华和尚、胖子、郎风、潘子同时开始打起了呼噜，声音此起彼伏，就像交响乐一样，我做着噩梦就醒了过来。

这一下子就再也睡不着了，躺着又难受，我爬出帐篷，对顺子说：“我和你换换，你这一班我来，你先去睡一会儿。”

顺子正自顾自在哪里抽烟，看着一边月光下巨大的黑色山体发呆，听到我要换班摇头说不用。他觉得拿了我们的钱，这点还做不到就不好了。我心说那随便你，掏出烟去乏，上去问他借了个火，然后一边往炉子里添了点燃料，一边和他开始闲聊。

与向导聊天是一件长见识的事情。我给他讲了很多古董方面的事情，他很感兴趣；他跟我说了很多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山林趣事，听得我一点也不觉得困，两个人越聊越精神。

后来就聊到了这一次的探险上。顺子告诉我，他当了七年的边防兵，不过有四年是预备役。在当兵之前，他是采草药的，所以对雪山很熟悉，他的战友都叫他“阿郎材”，意思是“雪山的儿子”。所以我们跟着他绝对可以放心，像这里的山，能带人进来的人不多，他算是其中一个了。

我心中怀疑，心说那你怎么还没进山就晕了，这肯定是吹牛，但看他说得一本正经，没必要去拆他的台，就顺着他的话听。

聊着聊着，话题多了起来，感觉我们之间的距离也拉近了。这时候，顺子突然就问我：“吴老板……其实，你们到底进山来是干什么的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？”

我听了就一愣，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答，两个人就又静了下来。

我们的目的，我怎么说呢，说是来找云顶天宫的，他能信吗？说是来盗墓的也不行，说旅游的又摆明不是，这还真不好说。我想了好久，最后还是叹了口气：“你管这个干吗？我不能说。”

顺子似乎预料到我会这么回答，笑了笑：“没关系，我只是随便问问。”

我心里觉得不舒服，因为我不想骗他，就随便转移了一个话题，聊别的。我问他既然以前是采草药的，为什么后来做了雪山向导了。

在长白山采草药很赚钱，比做这吃力不讨好的向导舒服多了。现在雪山向导这么少，也是这个原因。

顺子看了我一眼，突然说了一句让我几乎吐血的话。

他道：“我不是专业向导，我退伍之后一直在采草药，难得带几次人上山，也不会走得如此深，一般在姑娘湖那边就折返了。这里还是我第一次带队伍进来。”

我笑道：“别开玩笑。”

“真的，吴先生，我实话实说。这个季节，没有专业向导会带你们进雪山，如果我不带你们进来，你们只有自己进来。”他朝我笑笑，“太危险了，如果不是菩萨保佑，其实我们已经死了，能一个不缺地到达这里，已经是奇迹了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虽然我没带人进来过，但是自己走过很多次，熟悉得很，不会出事情的。”

他说话的表情非常严肃，一看就不是在开玩笑。我心中暗骂，又奇怪



道：“那既然这么危险，你还带我们来？你就这么缺这点钱吗？”

顺子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道：“钱也是一个因素吧，还有一个原因……是因为我的父亲，他……十年前失踪了，当时他也是带一批人进雪山，和你们要走的路线差不多，但是最后整批人都消失在了山里。我隐隐约约就记得，当时找他的那几个游客，和你们的装扮很像，也是在冬天，也是非上山不可。所以我看到你们，就突然感觉到自己一定要跟着你们来。一来，我不希望你们像我父亲一样死在里面；二来，我有一种很幼稚的想法，也许你们进山的目的，和十年前那批人是一样的，那也许我就能够知道我父亲到底出了什么事情。当然，这只是我的臆想。”他自嘲地笑了笑，“我的父亲也许只是单纯地遇上了雪崩，给掩埋在这一片雪山里了。”

我领悟道：“所以你才问我们进山的目的……”顺子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：“唉，你不明白那种知道父亲就长眠在这片雪山里，却无法见到的感觉。”

我没想到顺子的内心还有如此细腻的时候，对他不禁有点刮目相看，以前一直以为他只是一个油嘴滑舌的普通导游而已。

不过十年前进入雪山失踪的游客，和我们打扮很像，难道也是来找云顶天宫的？我心里“咯噔”了一下，不过随即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，不可能，长白山里，能让一个人失踪的地方太多了，不可能有这样的巧合的。他的父亲，可能遇到了什么意外而在山里遇难了。

顺子看我不说话，以为自己刚才的那个问题问得有点过分了，对我道：“吴老板，我看你和其他人不一样，才和你说这些，希望这些东西你别和其他人讲，我怕他们会有顾虑。”

我心说我肯定不会讲你是第一次带人来这里，不说陈皮阿四会拿你怎么样，胖子都可能会打死你。

我点头答应。这时候第二班的郎风从帐篷里走了出来，打了个哈欠，看到我们两个在聊天，很意外。顺子收拾收拾东西，在雪地里撒了泡尿就去睡觉了，我和郎风无话可说，也打了个招呼回去睡觉。

在震耳欲聋的呼噜声中，我半梦半醒，梦到了十年前顺子的父亲，一个长着大胡子的顺子带着一群人上山的情形。离奇的是，在梦中，我总觉

得那几个人我在哪里见过，翻来覆去，睡得很不踏实。

第二天天不亮，我们就继续顺山脉走势往上走了。

从昨天顺子的问题来看，他应该早已经知道我们不是普通的登山客，我知道我们伪装得也不好，最起码，没有哪个旅游的人会这么丧心病狂地赶路。但是我们也管不了这么多，反正他做长白山的导游，早有接待各种神秘团队的觉悟。这里每年的偷猎者、朝圣者、偷渡采药人，没有一千也有八百，每个人都有秘密，我们是干什么的，就让他去猜吧。

山腰之上的路更加难走，很多地方的路都是斜的，头顶上又是万丈高的积雪山峦，极容易雪崩，不能大声说话。路上的雪又实在太厚了，几千年的雪层，下面几乎是空的，有时候一下子就陷进雪里，没到胸口，没人帮忙自己就出不来。我们只能小心翼翼用长冰锥一点一点地打着脚窝，犹如走在雷区。

胖子脚程最快，这和他以前有过雪地探险的经验有关。他一路走在最前面。因为高山反应，我们的舌头开始发麻，除了陈皮阿四偶尔修改行进的方向，最后四周只剩下喘大气的声音，整个世界安静得似乎已经没有了生命。

过了山腰的雪路，我们走入了一处两面都有巨型雪坡的冰封带。这里常年照不到阳光，雪都呈现冻土状，山的坡度越走越陡，温度极低。在里面，我们终于看到了陈皮阿四说的龙头宝穴所在，那是一处几乎与山呈六十度锐角的陡坡峭壁，上面覆盖着皑皑白雪。

我们继续向上，一个接一个，尽量错开身形，开始使用冰锥冰锤，向那一处陡坡爬去。

这小圣山不在长白十六峰之列，所以我们来时并没有太过注意。但它也不是无名的小峰，此峰和面对面的大圣峰遥遥相对，中间形成一道山谷，矗立于三圣雪山的前面，犹如两个守门的卫士，这一景观被称为“天兵守仙门”。

从小风水来说，“仙门”两山虎踞龙盘，气吞万象，要不是处在边境，历来纷争不断，这里也必然是一个皇宫贵冑墓葬的积聚之地。刚才一路走来，连我这样的水平，也看出这里山脉的奇特走势，带着一股劲道十